

# 敦煌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俗字輯考五則

陶家駿\*

## <目次>

1. 緒言
2. 本文
  - 1) 𪛗(巖)
  - 2) 𪛗(橙普)
  - 3) 𪛗(顛)
  - 4) 𪛗(惡)
  - 5) 𪛗(聖)
3. 結語

## 1. 緒言

《甘肅藏敦煌文獻》首次發表了定名為“維摩詰經疏釋”的寫卷原件照片，分別為土地廟出土的敦研066號、067號以及收集品247號、248號、249號、250號、251號、252號、375號。<sup>1)</sup> 這些寫卷為北朝寫本，為同一形式、同一人書寫，內容沒有重複，當年應是一件，源自敦煌藏經洞<sup>2)</sup>，後流傳各處。難能可貴的是，敦研375號寫卷流傳至日本後，幸得日本友人青山慶示先生回贈<sup>3)</sup>，方得完璧。

\* 又松大學校 Globaldualdegree學部 助教授，蘇州大學 文學院 講師

1) 段文傑主編，《甘肅藏敦煌文獻》第1卷，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6、225-241頁；《甘肅藏敦煌文獻》第2卷，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頁。

2) 根據施萍婷先生考證，土地廟寫卷皆來源於敦煌藏經洞。詳見施萍婷〈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廟寫本源自藏經洞〉，《敦煌研究》，第2期，1999年，第39-46頁；施萍婷〈《甘肅藏敦煌文獻》概述〉，《甘肅藏敦煌文獻》第1卷，概述部分第4-5頁。

《甘肅藏敦煌文獻》敦研066號寫卷敘錄稱：“此件為北朝寫本，長期未能查出注疏者何人。幾十年前，著名學者湯一介先生訪問敦煌，曾見過這批寫本，認為是十分重要的文獻，希望早日發表。由於各種原因，這批文獻原封未動，湯先生的期望未能實現。此次發表原件，也只是考查了一下究竟是何經何品的注釋而已。”<sup>4)</sup>

由於發佈時間較晚，方廣鋈、許培鈴兩位先生在〈敦煌遺書中的《維摩詰所說經》及其注疏<sup>5)</sup>〉一文中沒有提及該件寫卷。筆者近年來致力於該寫本的整理與研究工作，目前已完成了全部錄文及校勘工作。《甘肅藏敦煌文獻》將該件寫卷定名為“維摩詰經疏釋”，而袁德領先生則定作“佚本《維摩詰經注》”。<sup>6)</sup> 袁先生所說是，因為“疏”通常指在舊注的基礎上再作進一步的闡發，而從寫卷內容來看，是直接給羅什譯本經文作注，同時，該注本又不見於現存藏經中，因此宜定作“佚本《維摩詰經注》”。<sup>7)</sup> 根據寫卷內部材料，筆者發現該寫本的作注者與鳩摩羅什本人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應是羅什門下高足之一，聆聽了羅什的譯經說法據而作注。<sup>8)</sup>

該件寫卷正面體例為單注<sup>9)</sup>，抄者從羅什本經文中提取若干字詞或短語，寫作大字，作為標目，下以單行小字加以注解，闡發標目或標目所屬經文的涵義。寫卷背面也有文字，《甘肅藏敦煌文獻》定名作“佛經注解”，敦研066V等各號敘錄皆稱：“與正面為同一人書寫，所注何經，何人所注，待考。”<sup>10)</sup> 根據內容來看，寫卷背面實

3) 1997年，日本友人青山慶生先生遵照其父青山杉雨先生遺囑，將八件出自藏經洞的寫卷捐贈給敦煌研究院，敦研375號寫卷係其中一件。事見段文傑〈《甘肅藏敦煌文獻》序言〉，《甘肅藏敦煌文獻》第1卷，序言部分第1頁。

4) 《甘肅藏敦煌文獻》第1卷，第248頁。

5) 《敦煌研究》，第4期，1994年，第145-151頁。

6) 見袁德領〈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第3期，2008年，第75頁。

7) 關於該寫本的定名、體例等情況，詳見袁德領〈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第3期，2008年，第75-79頁；陶家駿、苗昱〈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再探——兼及“子母注”問題〉，《敦煌研究》，第3期，2012年，第91-96頁。

8) 關於注者的情況，詳見拙文〈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注者考〉，《韓國《東亞文獻研究》，第9輯，2012年2月，第27-40頁。

9) 袁德領先生認為寫卷體例為“子母注”，此說有誤。“子母注”，也稱“合本子注”，由陳寅恪先生最早提出。“合本子注”的實質是將同一種佛經的多種譯本合而為一：“母”(即“本”)作大字，以一種較為接近原經意旨的譯本作為正文；“子”作小字，以其他譯本作為注文，相應譯文置於正文該句之下，以供參考。詳見陶家駿、苗昱〈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再探——兼及“子母注”問題〉，《敦煌研究》，第3期，2012年，第93-94頁。

10) 《甘肅藏敦煌文獻》，第1卷，第281頁。

實際是抄者對正面內容所作的補充，當定名作“維摩詰經補注”。<sup>11)</sup>

鑒於該件寫卷正背面內容具有着互補性，因此，我們可以將其視爲一個整體。誠如湯一介先生所言，作爲《維摩詰經》早期注本，該件寫卷是十分寶貴的文獻，對研究羅什及其弟子的思想具有極爲重要的意義。

除了珍貴的文獻價值外，該件寫本還具有着極高的俗字研究價值。該寫本正面全文約兩萬五千餘言，篇幅較長，俗字衆多，這在以寫經爲主的敦煌北朝寫本中顯得非常突出，乃是研究敦煌早期俗字極好的讀本。筆者細讀原卷，輯錄並考釋了其中部分俗字。末學膚受，文中如有紕繆之處，還望方家不吝賜正。

## 2. 本文

### 1) 𧇧(麤)

麤

(1) 敦研375：“翅舍：翅舍，**麤**毛也。”

(2) 敦研250：“所以寄萬法訓(酬)其所問者，欲令衆會審知維摩詰是法身大士，迹絕羣**麤**，……”

(3) 敦研250：“若即時見佛，則心**麤**散亂。”

按：《說文·麤部》：“麤，行超遠也。從三鹿。”<sup>12)</sup>寫卷字形省作從三、從鹿。

除**麤**外，“麤”還有一個常見俗體，即“麤”字。[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一《大寶積經》第二卷音義云：“麤，省略字也，久已傳用，《說文》正體作‘麤’。”<sup>13)</sup>張涌泉先生謂“‘麤’上部的‘夕’亦爲省書符號，謂省三鹿爲一鹿也”<sup>14)</sup>，此說似有不妥之處。

11) 關於寫卷背面的定名、體例、內容等情況，詳見陶家駿、苗昱《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再探——兼及“子母注”問題》，《敦煌研究》，第3期，2012年，第94-96頁。

12)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版，影印同治十二年(1873)番禺陳昌治刻本，第203頁。

13) 《大正新脩大藏經》(下簡稱《大正藏》)第54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72頁。

14) 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79頁。

“𠂔”確為省書符號，不過從敦煌寫卷俗字來看，它並非是省三鹿為一鹿。“𠂔”其實是由𠂔訛變而來。《敦煌俗字典》引“敦研024(5-2)《大方等大集經》”字作𠂔，與寫卷字形相同；又引“甘博004-9《賢愚經》”字作𠂔，引“S.388《正名要錄》”字作𠂔，“S.0343(12-1)《悔文》”字作𠂔<sup>15)</sup>。由上述諸字可以明顯看出，“𠂔”由𠂔再到“𠂔”實際上經歷了一個逐漸簡省的演變過程。

此外，“𠂔”還可俗作“𠂔”。《集韻·模韻》：“𠂔，俗作𠂔、𠂔，皆非是。”<sup>16)</sup>從字形上看，“𠂔”或是由“𠂔”訛變而來的。綜上所述，“𠂔”字俗體的演變軌跡很可能是：𠂔——𠂔——𠂔——𠂔——𠂔。

## 2) 𠂔 (橙膏)

敦研247：“離身心相：身心精進，各二自種義：身離憤鬧及五識𠂔，心離結使蓋纏；又解身心相離，乃精進也。”

按：寫卷𠂔字從心、從鄧，作𠂔，字書不載，《敦煌俗字典》亦未收。

《說文·心部》：“橙，平也。從心、登聲。”<sup>17)</sup>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十《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第一卷音義云：“橙槽：上鄧經反，下墨崩反。《考聲》云：‘精神不爽也。’《字書》：‘昏味也。’經中或作橙槽，亦通。有作橙慢，非。”<sup>18)</sup>“橙槽”也作“槽橙”。《集韻·橙韻》：“橙：槽橙，神不爽。”<sup>19)</sup>“橙”字本從登，或是由於“鄧”從“登”得聲，中古二字音近（“鄧”字《廣韻》徒巨切，定母去聲橙韻<sup>20)</sup>；“登”字除平聲外，亦有去聲：《集韻》丁鄧切，端母去聲橙韻<sup>21)</sup>），故寫卷“橙”訛從鄧作𠂔。

15) 以上諸字見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7-68頁。

16) [宋]丁度等《集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影印上海圖書館藏述古堂影宋鈔本，第85頁。







17) 《說文解字》，第217頁。

18) 《大正藏》，第54冊，第505頁。

19) 《集韻》，第610頁。


20) 余迺永校注《新校互注宋本廣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版，第433頁。


21) 《集韻》，第610頁。

《說文·苜部》：“苜，目不明也。從苜、從旬。旬，目數搖也。”<sup>22)</sup>寫卷“苜”作，下部從目，上部字形與“苜”字相近，但此字實從艸。寫卷艸字頭常作草書，如“苦”作、“若”作、“等(等)”作，字亦同此類。《敦煌俗字典》引“敦研155《大般涅槃經》”字作 <sup>23)</sup>，與寫卷字形略近。

另，如慧琳所說，佛經中有作“瞪瞞”者，但其義與“瞪瞞”略有小異：“瞪瞞”指心神不爽，而“瞪瞞”則與眼睛有關，指眼神發楞，如〔唐〕般刺蜜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二：“于時阿難與諸大眾瞪瞞瞻佛，目精不瞬<sup>24)</sup>，不知身心顛倒所在。”<sup>25)</sup>又可作“瞪瞞”，如〔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二十六：“於食知止足，有信執精進者，行人執意得無漏信，多食瞪瞞，不容入定。”<sup>26)</sup>


### 3) 顛(顛)

(1) 敦研066：“欲釋此理，故出此忘(妄)<sup>27)</sup>相倒，皆由取我為本也。”

(2) 敦研248v：“既釋，則大悟空性，如推善惠(慧)至倒，便悟不住，無所為本。”

(3) 敦研067v：“無決定性者，忘(妄)想倒，假名為生死；虛忘(妄)既除，假名涅槃。”

按：寫卷“顛”多作，敦研067v作，這些字形頗似“顛”字，但它們並非“顛”之俗體，而是“顛”的異體。

《說文·頁部》：“顛，頂也。從頁、眞聲。”<sup>28)</sup>《說文》無“顛”字。《敦煌俗字典》“顛”字下僅收了一個字形，引“敦博072《妙法蓮花經》卷第四”字作，文作“顛(顛)倒分

22) 《說文解字》，第77頁。  
 23) 《敦煌俗字典》，第271頁。  
 24) 目精：眼珠。不瞬：不眨眼。  
 25) 《大正藏》，第19冊，第110頁。  
 26) 《大正藏》，第4冊，第749頁。  
 27) 忘：通“妄”。  
 28) 《說文解字》，第181頁。

別，諸法有無。”<sup>29)</sup>此字與寫卷字形較為相近，很像“巔”字。但將其與“顛”的隸字對比，可以發現**顛**、**顛**二字皆非“巔”字，而是“顛”的俗體。

《隸辨·平聲·先韻·顛字》引“石經論語殘碑”字作**眞頁**(碑文作“**眞頁**沛必於是”)，引“鄭固碑”字作**眞頁**(碑文作“殞命**眞頁**沛”)，引“楊君石門頌”字作**眞頁**(碑文作“屈曲**眞頁**”)，引“西狹頌”字作**眞頁**(碑文作“**眞頁**覆竇隧”)，引“北海相景君銘”字作**眞頁**(碑文作“**眞頁**倒剝摧”)，引“周憬功勳銘”字作**眞頁**(碑文作“發射其**眞頁**”)<sup>30)</sup>，以上皆為“顛”之隸變字。

“顛”《說文》篆文作**顛**<sup>31)</sup>，從眞，“眞”隸變可作**眞**，而隸書“止”“山”字形相近，故又變**眞**作**眞**、**眞**。可見，《敦煌俗字典》所收**顛**並非“巔”字，事實上也是“顛”的俗字，而寫卷**顛**字則為**顛**之訛變。

“巔”作為後出新字，正是由“顛”的隸變字形**眞頁**、**眞頁**及敦煌寫卷**顛**、**顛**等俗字演變而來。由於字形訛變從山，故後來專指山頂。《正字通·山部》云“巔，俗顛字，山頂也”<sup>32)</sup>，所言甚是。

#### 4) **善惡** (惡)

(1) 敦研247-27: “若觀**善**法及無常過患便捨，則生增心。”

(2) 敦研247-37: “良田而種子**善**，種好而田薄，是以獲報俱等也。”

(3) 敦研250v: “若藏**善**心，內自恥責，各(名)<sup>33)</sup>為慚；客懷**善**心，恥於外人，

29) 《敦煌俗字典》，第84頁。





30) 以上諸字見〔清〕顧藹吉《隸辨》，北京市中國書店1982年版，據康熙五十七年(1718)項氏玉源堂刻板影印，第175頁。








31) 《說文解字》，第181頁。










32) 〔明〕張自烈《正字通》，《續修四庫全書》第23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據清畏堂藏版影印，第332頁。





33) 據下文“名為愧”可知“各”字有誤，當作“名”。

名為愧也。”

按：寫卷“惡”多作，僅敦研250v中有一處作，該行中出現兩“惡”字：一作，一作，兩字略有區別，抄者似有意一行之內同字不同書。

“惡”《說文》篆文作，《心部》：“過也。從心、亞聲。”<sup>34)</sup>《隸辨·入聲·鐸韻·惡字》引“楊君石門頌”字作，顧藹吉按：“今俗省作惡。”<sup>35)</sup>《敦煌俗字典》引“敦研037(2-1)《佛說舍利弗悔過經》”作。顯然是字之訛變，而寫卷字則是由簡省而來，後省作惡，即《顏氏家訓·書證》所謂“惡上安‘西’”<sup>37)</sup>者。

《敦煌俗字典》“惡”字下亦收字(“S.6825V想爾注《老子道經》卷上”)，按云：“此形為‘德’字手書右半，除去字形訛變因素外，似乎還有一點會意在內(‘德’去‘人’為‘惡’)。此形主要存於早期寫本。”<sup>38)</sup>並詳引裘錫圭先生《文字學概要》第七章《表意字》下《表意字分類舉例》之六《變體字》：“‘’是‘德’字右旁的俗寫。‘德’本是從‘彳’‘惠’聲之字，本義是‘昇’。‘惠’字從‘心’‘直’聲(或以為‘直’、‘心’會意)，是道德之‘德’的本字。但是南北朝人有時卻把‘惡’寫作。惡是德的反面，去掉‘德’字的‘彳’旁來表示‘惡’，用意跟以‘尋’為‘礙’相類(南北朝時代‘惡’字比較常見的俗體是。……東漢碑刻上又有作的‘惡’字，見楊君石門頌等。這兩種‘惡’字的上半既有可能是‘亞’的訛形，也有可能是所從的的訛形。東漢碑刻上的‘德’字有時就寫作，見張遷碑等。所以，以為‘惡’有可能在東漢時代就已經開始了。”<sup>39)</sup>

有意思的是隨著“惡”字俗體的出現，在敦煌寫卷中，“惡”的俗體似乎也有趨同於“德”的情況，比如《敦煌俗字典》引“甘博129《注維摩詰經》卷第三”作，還有從人作 (敦研361《佛經》)、 (敦研108(2-2)《大般涅槃經》)<sup>40)</sup>者。《敦煌俗字典》

34) 《說文解字》，第221頁。

35) 《隸辨》，第713頁。

36) 《敦煌俗字典》，第101頁。

37) 見〔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63頁。

38) 黃征《敦煌俗字典》，第100頁。

39) 同上注，第100-101頁。裘先生原文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139-140頁。

“德”字下按云：“‘德’與‘惡’本不相似，而俗字往往寫‘惡’如‘德’，以至於有時難於區分。例如敦研036(2-1)《金光明經》：‘可惡如賊，猶若行廁。’‘惡’字寫作‘德’，即與‘德’字極難區分。‘惡’之俗字與‘德’字右半相同，‘德’之反為惡，有其會意也。”<sup>41)</sup>不過，雖然“惡”之俗體‘德’與“德”字在字形上的確極為接近，但《敦煌俗字典》所收“惡”字並無從彳者：“惡”之俗體‘德’從人，而“德”字從彳，兩者差異還是比較明顯的。

根據現存材料來看，尚未見到漢代“惡”作‘德’者，裘先生“去掉‘德’字的‘彳’旁來表示‘惡’”的說法有待商榷。筆者推測，‘德’或許與“德”字並無關係，其由‘德’訛省而來的可能性更大些。本寫卷中“惡”之俗體‘德’、‘德’字形頗為相近，不似與“德”字有關。而“惡”之俗體‘德’變作‘德’，則顯然是受到了“德”字書寫的影響，漢隸中“德”就有作‘德’（《隸辨·入聲·德韻·德字》引“鄭固碑”）<sup>42)</sup>者，這應當屬於異字同書現象。至於“惡”從人作‘德’、‘德’者，取“惡為人所造”或“為人所憎惡”之意，這很可能與“果”作‘菓’、“園”作‘園’等增加意符的情況相似，而與“德”字本身或許沒有太大的關係。

## 5) 聖(聖)

(1) 敦研247：“賢[聖]<sup>43)</sup>：欲令心淨，深入法喜，親近賢聖也。”

(2) 敦研252：“或見國中有△(佛)相好，人或見一相兩(兩)相，如轉輪聖王比也。”

(3) 敦研252：“諸煩惱門：明諸△(佛)聖人善為△(佛)事，拯濟羣生，無往不寄。”

按：寫卷“聖”字多作‘聖’，與正字相近。漢“熹平石經”字作‘聖’<sup>44)</sup>，與‘聖’相近。寫卷“聖”字亦有六處作‘聖’，此字從上到下作“一明王”之形，字書不載，《敦煌俗字典》亦未收。

40) 《敦煌俗字典》，第101頁。

41) 同上注，第79頁。

42) 《隸辨》，第756頁。

43) “聖”字殘缺，據《維摩詰經》經文補。

44) [日]伏見沖敬《書法大字典》，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7頁。



《說文·耳部》：“聖，通也。從耳、呈聲。”<sup>45)</sup>〔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云：“只如‘田夫民’爲‘農’，‘百念’爲‘憂’，‘更生’爲‘甦’，‘兩隻’爲‘雙’，‘神蟲’爲‘蠶’，‘明王’爲‘聖’，‘不見’爲‘覓’，‘美色’爲‘艷’，‘口王’爲‘國’，‘文字’爲‘學’：如此之字，皆後魏流俗所撰，學者之所不用。”<sup>47)</sup>上述俗字大部分在敦煌遺書中都可以見到：“更生”爲“蘇”者，如 **甦** (S.388《正名要錄》)<sup>48)</sup>；“兩隻”爲“雙”者，如 **雙** (Φ096《雙恩記》，字形作上“雨(兩)”下“隻”之形，“兩”可俗作“雨”)<sup>49)</sup>；“神蟲”爲“蠶”者，如 **蠶** (S.388《正名要錄》)<sup>50)</sup>；“不見”爲“覓”者，如 **覓** (甘博004-1《賢愚經》)<sup>51)</sup>；“口王”爲“國”者，如 **國** (Φ096《雙恩記》)<sup>52)</sup>；“文字”爲“學”者，如 **學** (P.2721《舜子變》)<sup>53)</sup>，而所謂“明王”爲“聖”者，如 **聖** (敦研194《太子瑞應本起經》)<sup>54)</sup>，北朝碑刻中亦有此字，如 **聖** (東魏“李顯族造像”)。<sup>55)</sup>

張涌泉先生以“**聖**”爲“全體創造”的俗字，即完全拋開正字，另起爐竈，用全新的構件創制的新字。裘錫圭先生則謂“**聖**”與“聖”字形相近，恐怕難以認爲是完全拋開正字而新造的俗字，至少此例不典型。<sup>56)</sup>本寫卷“聖”字有二體：**聖**、**聖**，兩者在整體字形上較爲相近。“聖”當先變作 **聖**，後訛爲 **聖** (字形作“一明王”)，後又省橫作 **聖** (即“明王”爲“聖”者)。可見，**聖** 並非完全拋離原字形，裘先生所說是。

另，《敦煌俗字典》“**聖**”字下按云：“《龍龕手鏡·玉部》：‘聖，古文，音聖。《字彙·玉部》：‘聖，同聖。’今據此例，‘聖’當作‘**聖**’，‘明王爲聖’，會意俗字也。”<sup>57)</sup>《龍龕手

45) 《說文解字》，第250頁。

46) 按：“字”當作“子”。

47) 〔唐〕蘇鶚《蘇氏演義》，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1939年版，商務印書館，第11頁。

48) 《敦煌俗字典》，第386頁。

49) 同上注，第379頁。

50) 同上注，第35頁。

51) 同上注，第273頁。

52) 同上注，第143頁。

53) 同上注，第468頁。

54) 同上注，第363頁。

55) 《書法大字典》，第1796頁。

56) 張、裘二位先生之說，詳見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第113-114頁。

鏡》以“聖”爲古文，《漢語大字典》亦引用了此說<sup>58</sup>)。“聖”、“聖”實際上都是“聖”的俗體，皆爲後出字形。“聖”乃是由“聖”訛變而來，以其爲古字，非是。

### 3. 結語

潘重規先生曾指出：“凡欲研究某一時代之作品，必須通曉某一時代之文字；欲通曉某一時代之文字，必須通曉某一時代書寫文字之慣例。吾人苟不研究敦煌之俗字，即難望通曉敦煌之作品。”<sup>59</sup>)近年來，隨著學界的日益重視，敦煌俗字的認讀與研究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研究者大多以楷書俗字爲中心，往往無法揭示它們的真正來源。針對這一問題，黃征先生在《敦煌俗字典》前言中明確提出“敦煌俗字起源於隸變”，並指出“我們以往研究敦煌俗字存在着一種‘楷書中心論’，即搜尋、考察、辨析的基本上都是隋唐以來的楷書，根本就把隸書俗字遺忘了。這是一個重大的缺陷：以爲某字就是隋唐以後產生的，不再追尋其來源。而實際上這個字形可能早已有之，通過隸變俗字的搜尋排比，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訛變軌迹。”<sup>60</sup>)張涌泉先生也指出，東漢以後俗字的盛行與隸變的影響有關，許多俗字只有追溯到漢隸，纔算找到了它真正的源頭。<sup>61</sup>)

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爲北朝寫本，正處於由隸書向楷書發展的過渡階段，本文雖然只從其中輯考了部分俗字，但通過對這些俗字的釋讀，並與時代更早的漢隸和此後的楷書俗字對比，就能幫助於我們瞭解它們的來源與演變的全貌，這對我們構建一個完整的漢字發展史必將有所裨益，同時，我們從中也可以發現，誠如黃征先生所言，敦煌俗字實起源於隸變，它絕非一時一地的產物，而大

57) 《敦煌俗字典》，第363頁。

58) 見《漢語大字典》第二版(九卷本)，湖北長江出版集團·崇文書局、四川出版集團·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0頁。

59) 潘重規《〈敦煌俗字譜〉序》，潘重規主編《敦煌俗字譜》，石門圖書公司，1978年版，序言部分第5頁。

60) 黃征《〈敦煌俗字典〉前言》，黃征《敦煌俗字典》，前言部分第8-9頁。

61) 見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第310頁。

多是上有所承，自有其來源的。

#### 〈參考文獻〉

- 段文傑主編，《甘肅藏敦煌文獻》第1、2卷，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
-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說文解字》，中華書局，影印同治十二年(1873)番禺陳昌治刻本，1963。
- 〔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中華書局，1993。
-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4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 〔唐〕般刺蜜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9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 〔唐〕蘇鶯，《蘇氏演義》，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1939。
- 〔宋〕丁度等，《集韻》，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上海圖書館藏述古堂影宋鈔本，1985。
- 〔明〕張自烈，《正字通》，《續修四庫全書》第23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畏堂藏版影印，2002。
- 〔清〕顧藹吉，《隸辨》，北京市中國書店，據康熙五十七年(1718)項氏玉源堂刻板影印，1982。
- 潘重規主編，《敦煌俗字譜》，石門圖書公司，1978。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
- 余迺永校注，《新校互注宋本廣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 〔日〕伏見冲敬，《書法大字典》，華夏出版社，2001。
- 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 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10。
- 《漢語大字典》第二版(九卷本)，湖北長江出版集團·崇文書局、四川出版集團·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
- 方廣錫、許培鈴，〈敦煌遺書中的《維摩詰所說經》及其注疏〉，《敦煌研究》1994。
- 施萍婷，〈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廟寫本源自藏經洞〉，《敦煌研究》1999。
- 袁德領，〈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2008。
- 陶家駿，〈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注者考〉，〔韓國〕《東亞文獻研究》第9輯，2012。
- 陶家駿、苗昱，〈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再探——兼及“子母注”問題〉，《敦煌研究》2012。

## 〈Abstract〉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long lost The Annotations on Vimalakirti Nirdeśa Sūtra (維摩詰經注), which is in Dunhuang Academy's collections, is a hand copy done in Northern Dynasties. There are 9 pieces of paper of the transcription still can be seen today. The transcription is written on both sides of the paper and they were done by the same person. On the obverse side of the transcription, the key words of the sūtra are written in bigger sized Chinese characters followed by annotation in smaller size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annotator was highly possible to be one of Kumārajīva(鳩摩羅什)'s advanced students. There is a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 of Vimalakirti Nirdeśa Sūtra done by the copyist. As an early copy of its kind, it has highly precious documentary value. This transcription is rather well preserved. It is comparatively long and contains a lot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nonstandard forms. It is a very good material for study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nonstandard forms in the Dunhuang MSS written in early perio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iled and made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some of these non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s, e.g. 𣎵(麤), 𣎵(橙瞽), 𣎵(顛), 𣎵(惡), 𣎵(聖). The author studied the origin and change of these non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s. Based on his studies, the author discussed and corrected the viewpoints made by the predecessors.

Key words: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long lost The Annotations on Vimalakirti Nirdeśa Sūtra Collected by Dunhuang Academy, Chinese characters in nonstandard forms in the Dunhuang MSS,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nonstandard forms, 𣎵(麤), 𣎵(橙瞽), 𣎵(顛), 𣎵(惡), 𣎵(聖)

이 논문은 2013년 5월 15일에 접수되어 2013년 6월 15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13년 6월 20일 편집회의에서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